

ABOUT BLACK MARKET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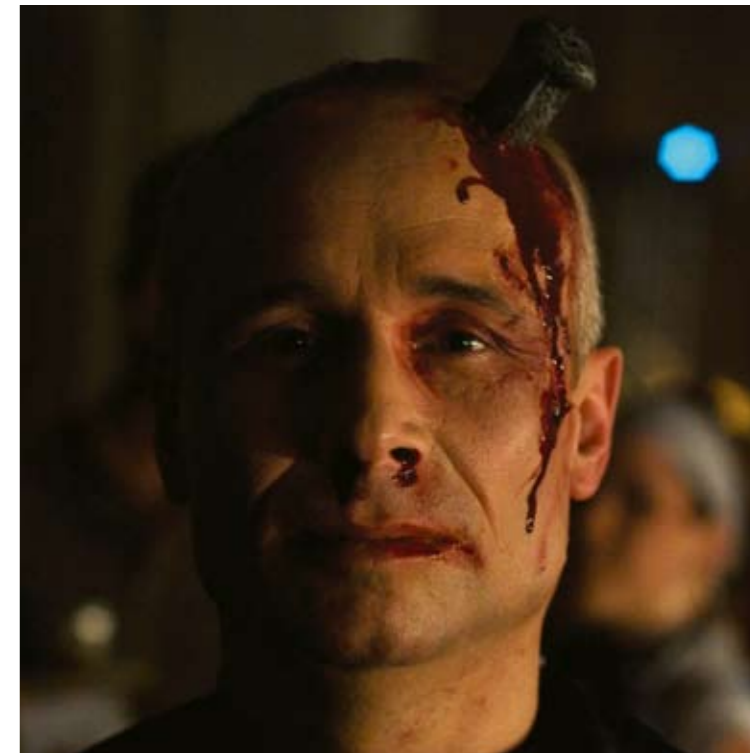
黑市交易知识景观

撰文_Lo 供图_Mobile Academy 编辑_赵思奇

1967年，法国理论家Guy Debord早已预视了即将来临的“景观社会”。过去几十年，大家共谋地实践着他的理论：由电视歌唱比赛节目到无处不在的报章杂志封面头条，由足球场到运动会开幕到各国国庆大典，由赌城到购物商场以至交易市场，大家不都在努力地上演一场又一场的戏？即使市场小买卖家的讨价还价，对旁观者过路人来说也是充满着各样计算的演技。



谈论金融风暴的维也纳黑市场上，造型化妆师Georg Klüber-Pfandner有血有肉地即席为客户示范痛苦经验 (Photo: Stefan Beer)



来到今日的谷歌社会，地球村玩家沉溺于每分每秒的信息更新洪流，卖家想尽法子转战信息知识型经济。因而知识，逐渐成为最叫价的商品之一，甚或走近“宗教”殿坛，让平民百姓膜拜——电视上的名家讲坛、酒店会议厅的专家口子秀、大学的名牌学者演讲……二十一世纪舞台上演的，正是“知识景观”。

但小心，请先把脑袋垃圾清理一下。在鱼目混珠的信息社会里，怎样分辨信息与知识？究竟什么才是真知识？知识是否代表最高权威？电视上的专家讲话是否百分百可信？知识的呈现与接收也可以是一场游戏？一次如假似真的深度演出？

专家与听众

“一欧元三十分钟专业知识服务！”这是柏林“流动学院”（www.mobileacademy-berlin.com/index.html）中一个大型计划“有用知识与非知识黑市交易”的宣传卖点，一场要公众合作演出的“知识景观”示范秀。过去四年，Hannah Hurtzig带着她的“流动概念”巡回柏林、华沙、伊斯坦布尔、格拉茨、维也纳、利物浦。这次是以色列的Jaffa。

Hurtzig把这场“黑市交易”称之为“专家装置”——每次先为那城市定一个大主题，然后在各城市邀请几十到百多位专家一起开坛摆阵，例出他们各自专长的课题，如一个城市的百科全书般，以多国语言，为“客户”提供第一手的“知识服务”。而愿意参与这场买卖的客户，即市民，只要交付全世界最平宜的顾问咨询费，一欧元（学院的黑市政策），便可在开坛当晚，挑选他们最感兴趣的题目，订一张桌，接受三十分钟的专业服务。

当锣鼓声一响，近百对“买家与卖家”便开始这场知识交易活动，头顶上悬吊的黄灯炮象仪式地启动脑震荡。纷杂的声音加上昏暗灯光，造就黑市气氛，而一对对互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在交头接耳絮絮叨叨地，看似在夜色角落里寻找一夜情，或者称得上是一种知性的调情。不过，请放心，这里没有“桌底交易”也没有便衣警察。黑市是安全的。

但一欧元的服务，不要期待可占卦问卜，也不能治疗都市心理病。不过，来自五湖四海的专家，为你提供的却是最刁钻的知识，或可处理世界上最罕见最难以想象的“奇难杂症”。

譬如05和06年两场华沙黑市交易会主题是“看不见、未知和鬼魅的知识”，室内设计师会为你解说“家具的记忆”、人类学博士分析“幽魂解剖学”、波兰女演员“重述加斯帕·诺的电影《不可撤销》”、数学及网络顾问教你“如何以数学家经验计算网络世界的真实空间”、精神心理分析学者提供“发梦技巧忠告：如何在梦中保持清醒及如何发现现实的梦？”、电影导演借此借机试镜“你想成为我下一部纪录片中的英雄吗？”、发型师建议“你的理想发型——我可以把它剪成看不见”、世界银行顾问阐述“黑市交易于波兰经济的优势及正面角色”。

第十场08年维也纳交易会主题，其实是一个城市对金融风暴的响应：“我们可以怪责谁”，负债顾问分析“银行的犯罪场景”、律师指点“追踪盗版贩子每日的专业生活”、审察官分析“罪咎的法律概念”、运动经济学家讨论“游戏一课，错误决定”、奥地利内部事务大臣还解说“贪污的错觉”、造型化妆师现场即席示范“痛苦经验”：“未来面部受伤”。

去年11月在利物浦举行的交易会主题为“关于废物：事物与价值的消失与复现”，来自牛津大学的“垃圾学”（Garbology）专家，向买家介绍其学术研究“日常事物的来生：当代物质世界的考古学和人类学”、《Q》和《Mojo》音乐杂志编辑以即席声音样板示范“音乐市场上的商品和价值循环”、微生物学博士讲解“肚子里的蛔虫，人体内再生废物的奇妙世界”、环保分子找来“从利物浦垃圾箱烹调出来一顿美味烛光晚餐”。

以上的知识肯定不会叫你发达，但肯定是世上最专业之一，特别是专家学者对垃圾学的极端专业程度，算得上是最无价的“无用知识”及“非知识”，也许就是Hurtzig对所谓知识的一场戏弄吧。



维也纳黑市场的其中一位主持人Henriette Huppmann为参与者登记 (Photo: Stefan Beer)



黑市场其中一位合作策划人Siegmar Zacharias, 也为企业教授修辞学



利物浦黑市场合作单位The Bluecoat的入口上写着“今日是关于浪费！” (Photo: Alex Wolkowicz)



2008年11月29日在利物浦举行的黑市场No.11, 专家向听众讲解垃圾的知识 (Photo: Alex Wolkowicz)

究竟什么是“非知识”？Hurtzig解释说“‘非知识’可以是一种还未找到语言的知识，即未能用说话去表达，仍然在寻找沟通的形态和过程。又或者，一种难以明言的知识，只能透过暗地里传播，就如一个公开的秘密。当然还有的，就是像信念，或者那些被审查被压制的知识。我相信德国社会学家Niklas Luhmann的一句名言：当一个人学习时，他首先要弃掉曾经学过的某些东西。因此，在每种不同的知识里，都有着‘非知识’的种子。”而黑市的意思，大抵是这种知识实在很难在别的地方选购得到。

耳语或窃听

黑市交易同样要谈“供应与需求”，如果专家没有听众，即卖家没买家，专家和其拥有知识，可能也没实际存在价值。在电视或讲坛上，受众完全被动。

但在这个黑市场上，除了是关于知识的呈现，更重要就是知识的对话与延续。它不是像课堂里被传授，倒像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，口耳相传散播开去；或者像苏格拉底年代的辩论争拗，可以透过沟通的行为来协商，有点像小贩跟客人讨价还价一样。知识不代表终极权威，在“流动学院”的理解，它同样可以被视为谎言、伪装、承诺、背叛、现象或者沉默。它也是一面镜子，照见无知和相信。

愿意参与这场游戏的“买家”，挑个陌生人（当然没有照片提供）首次“约会”，至少不是个无知被动者。然后，在接受“服务”的过程中介入专家的论述。“真正的对话很重要。开始时，专家可能以专业修辞技巧令人信服，聆听者可能装出很专心的样子，然后聆听者开始发问或质疑，专家最终可能被迫放弃他的发言权威。因为专家的课题，其实也可以是一种‘假知识’的论述，他变成滥用知识权力的说谎者。这种对峙的关系，有点像打扑克牌，看谁最后拥有那张王牌。”Hurtzig说。

当然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牌放上台面，于是另一批人会选择扮演另一角色——窃听器。现场观众席上，有几百位“窃听器”，他们戴上耳筒，挑选感兴趣的频道收听，负责“监听”别人的私密耳语，或者作出响应，在讨论板上写上意见，或者将意见提问交给现场的“传讯员”转达给当事人。

当然，“窃听”的不是什么政治阴谋或商业秘密，耳筒里响起的可能是歌剧演唱家指导他的客户“假想在南极演唱时模仿企鹅的声音”。除了对话，专家和聆听者的一举一动和神态，还会分别被放大投射到现场两个屏幕上。

这令人联想到在公众场所无处不在的闭路电视或record tracking，所有私隐其实都暴露在背后的大眼睛底下，被纪录在案。这情况其实同样发生在《窃听器》或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和数码年代里，虽然企图可能有别。

数码年代就是有种要将所有数据储存在档案库的狂热，目的是转化为一种资本。过去几年，十场“黑市知识交易”的对话，都已被纪录整理在一个名为“飞行箱档案库”里，包括长达二百小时的四百个对话和十段影片。飞行箱内还有流动大学的其它活动纪录，包括2003年开始的一个大型计划：“关于地方、城市和版图的叙述”。第一部分名为“四小时里的生命”，在不同城市邀请一位人物以四小时讲述他一生的故事。其实是一个关于城市记忆的实验，个人口述式的城市自传，每次只有一位由叙事者挑选的聆听者，拍成的录像以双屏幕（叙事者和聆听者面对面式）在不同城市装置播放。其中一位叙事者，是策展人小汉斯（Hans Ulrich Obrist），他选择以地理上的A-Z讲述他的故事，结果第一个四小时只能去到K的科隆（Köln），于是他的故事说了八小时。飞行箱暂时收录了十一个城市叙述共四十四小时。第二部份名为“空间管控”，十五个对话二十五小时。数码年代全视点式纪录在案的信息和知识，基本上叫人用尽余生也听不完看不完。

流动学院1999年成立时，目的是企图“斡旋”知识，实验未来的学习模式。当初只是四星期的流动跨范畴学习营，请来百位艺术家专家带领不同主题的研究和讲座。“当时我们问：未来的理想学习者该是怎样的？他可能是一位企业家式的个体，愿意投资在知识和技术上，把自己当作资产，能够主动组织社会关系网络和自我管理。黑市知识交易，就是玩弄着这种未来新自由主义的集体学习模式。”作为投资者的卖家/学习者，一欧元真占尽便宜，但视乎你怎样看待那些似乎无用的资产。

十年后，流动学院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知识资产库，2007年开始，授予“黑市场”的经营权给有兴趣的合作伙伴。今年六月在德国Mannheim举行的一场以“游戏”为主题的黑市场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他们授予的，不是copyright而是copyleft。

Hurtzig带着专家在各城市上演的一场戏，“买家卖家”的集体演出，其实是尝试挑战大家对所谓知识的前设、挑战学习体制；同时，亦将因计算机屏幕而早已流失的人际关系——面对面的亲密接触和沟通方式，重新带回这个世界。谷歌一代，玩匿名无脸孔、玩虚构身份，某程度上是一种逃避，抗拒面向真实的世界。“黑市场是一个陈列室，也是一次知识的集体私语故事。”Hurtzig说。它同时是也Guy Debord的二十一世纪版本——知识型社会的城市景观。



2007年9月30日在奥地利Graz举行的黑市场No.8, 主题是“赠礼与其它交易原质的违犯”。场景看似是参加“如何成为百万富翁”的游戏节目 (Photo: Johannes Gellner)